

## 「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報告

編者語：

「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籌備多時，終於在今年七月十日成行。主辦機構包括江西南昌大學歷史系、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及華南研究會。參加者除了國內及香港的學者和研究生外，更有遠渡重洋，來自英國、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地的學者。參加者的學科訓練各有不同，其中包括歷史、人類學、文學、建築等。

七月十日各參加者先匯集於韶關市，第二天驅車往南雄縣滇江北岸的南雄廣州會館、珠璣巷參觀。下午則以徒步方式越過梅關古道進入江西地界，再乘車往大余的南安東山大碼頭及南塘鎮考察。

十二日由吉安博物館的韓振飛館長帶領參觀吉安重要的商業中心七里鎮，晚上住宿樂安縣。

十三日由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帶領，先往流坑村外圍的牛田村觀察其地形，接著進入流坑村作重點考察。晚上仍住宿樂安。

十四日早上在贛江邊上乘船，溯江而上，在贛江與修河交匯處，進入鄱陽湖，便到達吳城。離開吳城，便往南昌市投宿。翌日往廬山參觀，並宿廬山。在十六日往白鹿洞書院參觀後回南昌市。考察亦於十七日探訪江西師大華南研究資料站後結束。

這次考察在短短的數天，由嶺南的韶關，越過梅嶺，再由贛南一直北往南昌，在這段既是中原文化南移之路，亦是南北貿易的主要商道上跑一趟，雖說是走馬看花，但卻能讓各參加者對這地區的社會文有相當的感性認識。來自不同地區、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和學生，經過日間的舟車勞頓，晚上仍興致勃勃地進行學術討論，充份體現不同學科的交流與相互啓發。由於通訊的篇幅有限，今期只能先選載部份考察報告，以饗讀者。下期續將其他考察報告及討論的整理文字刊載。

這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能有完滿結果，實有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歷史系的邵鴻教授不辭勞苦的組織和安排，在此僅代表其他合辦單位及參加者向兩位致以衷心的感謝。

### 大庾嶺路考察記

黃國信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1999年7月，我們驅車從韶關出發，進行了為期七天的“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與族群文化考察”，考察內容涉及廣東南雄、江西大余、南康、贛州、樂安、吳城、星子等地的歷史古跡、宗教廟宇、仿古建築、民居等等，其中相當多的東西，給我以強烈震撼的感覺。比如號稱“千年第一村”的樂安縣流坑村，雖然依據考察所見及文獻所得，我對其有“千年”歷史的說法頗為懷疑，未及深入研究的我至今仍寧可相信村中董氏家族的歷史最早始於明朝，但早聞其名的這一古村落還是使我大為吃驚，它規模、建築、詩書風

跡、神廟系統與宗族系統等等都超出了親眼目睹以前的想象。還有白鹿洞書院、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重鎮吳城、塘江、七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裏，我僅想談談7月11日徒步翻越大庾嶺的一些感想。梅關古道以大庾嶺山頂為界，南北兩半竟讓我在感覺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想從這種感覺出發，談談與大庾嶺路密切相關的四個地點。

按計劃，這天我們要考察的地方有四個，即南雄廣州會館、珠璣巷、跨越兩省的大庾嶺路和位於江西大余縣的清朝南安府大碼頭。

## 1 · 南雄廣州會館

南雄的廣州會館位於縣城城郊，經過縣城，沿滇江北岸一條狹長的公路西行，大約一公里，就見到一座古舊的建築，這就是南雄廣州會館了。會館大門右側有南雄縣所立文物保護單位牌匾，介紹了它的歷史，大門上方有光緒七年（1881）著名學者陳澧手書的橫匾，匾上“廣州會館”四個大字，遒勁有力，明白無誤地向我們昭示著它過去的輝煌。會館為三進式建築，一進和二進分別有兩根高大的石柱，石柱由糖果行和咸魚行等商家捐建，柱上分別有由順德名學者李文田和周沛南於光緒年間書寫的對聯。會館的三進之後，據說還有相聯的建築，現在卻是一所小學。

會館左右分別有兩列建築，所建何為？因未訪得當地老人，亦未見到記載，尚不得而知，估計應為處理商務和接待鄉人所需，亦或是住房？我注意的是這兩列建築的宏偉，尤其是它們之間的防火牆，更是非常壯觀。由此，我遙想起當年會館門前那條現在看來並不寬敞的滇江商船幅湊、百舸爭流的繁華場景，還有會館前那條道路北邊早已不存在的鱗次櫛比的商鋪和貨棧。

據記載，南雄廣州會館始設於明嘉靖年間，直至粵漢鐵路開通以後才逐漸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廣州貨船行至南雄滇江，已無法繼續北進，只好由此上岸，轉行陸路，用挑夫之人力挑赴江西南安府（即今大余縣），再從南安下章江，重新進入水路，由章江入贛江，北進長江流域。因此，這裏就成為當時的商業重鎮，會館由是而設。

## 2 · 珠璣巷

珠璣巷位於南雄縣城北面約十公里的地方。這條巷子正好連接南雄縣城與大庾嶺路。目前，這裏正投入大筆資金，進行珠璣古巷建設工程，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古巷”西側的“祖居紀念區”的建設。

關於於珠璣巷，我們聽到過一個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廣為流傳的故事。故事稱宋咸淳九年癸丑，有宮人蘇氏（番禺、東莞等地的族譜記載為

蘇氏，民間流傳則稱為胡妃）因失調雅樂，皇上大怒，打下冷宮。蘇妃潛逃而至關口市下灣，恰遇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人黃貯萬（居於珠璣巷）在江口泊船備三牲酬神。黃貯萬見蘇妃貌美，邀請下船，兩人談話投機，蘇妃願下嫁黃貯萬，當時黃貯萬不知道眼前美人是皇上的妃子。後來皇上赦免蘇妃，將她從冷宮遷回妃嬪住的地方，才發現蘇妃已潛逃，便下令兵部尚書張欽行文各省緝訪，緝訪一年仍無結果。張欽已獲准不再追究。然而，有一天黃貯萬的僕人劉壯因與主人有過節，出走來到京都，泄露了蘇妃的秘密。張欽恐怕皇上查詢真相，便捏造珠璣巷有賊作亂，企圖消滅珠璣巷以掩蓋蘇妃匿身珠璣巷之事。珠璣巷居民商議對策，羅貴祖建議大家向南方地廣人稀的地方遷徙。於是珠璣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戶人家伐樹串成木筏，隨滇江漂流而下，遷居珠江三角洲，後又有人繼續遷居至東南亞等地。這個故事流傳開來以後，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遂以珠璣巷為其發祥地。

我們在巷口購買了一些地方史資料後，就進入了珠璣古巷。這是一條寬約一丈的小巷，路面以新鵝卵石鋪就，估計重修該巷的時間就在近一二十年。小巷的兩旁是兩排泥土夯成的民居，這種建築的使用壽命顯然不可能太長。不過，或大或小的每棟民居現在都掛上了一塊匾額，上書“X氏宗祠”“X氏大宗祠”一類的文字，似乎有意表明他們這裏是珠江三角洲某姓的祖先居住地。這條小巷的兩頭有兩個牌樓，南牌樓是一城門式的小樓，上有刻寫著“珠璣古巷”字樣的匾額。巷中有一石塔，名曰“貴妃塔”，該塔用來紀念胡妃。據塔前的“介紹”稱，此塔為元代至正庚寅年（1350）所建，是廣東省唯一有始建的絕對年代的石塔。

我們在胡妃塔的北側，見到一所正在興建的“陳氏大宗祠”，恰好有一約莫五十歲的陳姓中年人在此，遂與之交談。據他說，他們所說的語言為“珠璣話”，是一與官話相通的正統語言，不過，我卻聽出來，他說的是完全地道的客家話。

### 3 · 梅關古道

這是個我嚮往已久的地方。多年前讀史已知，這一古道始修於唐開元四年，開路者為開元名相、韶州曲江人張九齡。從此時起，梅關古道就成為溝通內地與廣東的最重要驛路與商路。後來，宋、明、清三代又分別由蔡抗、蔡挺兄弟，張弼、陳九錫和汪報閏數次重修。由此，這條古道一直保持得較為順暢，直到現代鐵路進入中國，粵漢鐵路通車後，梅關古道才失去其溝通內地與廣東最重要道路的地位。

7月11日中午，我們終於踏上了這條名聞遐邇的古道。非常難得的是，古道還基本保持著原貌。從古道的南面登山，鵝卵石鋪成的路面由山腳直達山頂，路面約有六七尺至一丈寬，路旁雜草叢生，但道路並不險峻，遠不及文獻資料中描述的“峰巒連綿，層崖疊障”那般令人生畏。大約走了半個小時，我們便登上了號稱“五嶺第一嶺”或“嶺南第一關”的大梅關關口。關口建有城門，古城門樓上，現在還保存著“梅關”“南粵雄關”的碑刻。

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但是，除了上山時已經買了門票，下山卻還要再買一次門票外，我們完全沒有“下山難”之感。越過山頂的“城門樓”，便進入江西地界，開始下山，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條比廣東境內更為寬闊和易行的道路。這裏，鵝卵石鋪就的路面已砌成石階，行走起來就象走在我們熟悉的樓梯中，道路兩旁是無盡的梅樹，若是梅花綻放時從這裏經過，處處詩情畫意，由不得古代的文人墨客不寫下大量的詩篇。行走中，大家聯想起我們此行的主題，戲稱“我們已從化外進入化內”。大約二十分鐘下山的道路過後，我們進入了平坦的大道。然後在停車處就購買下山票的問題與當地的售票員進行了不下二十分鐘的討論。不過，這倒讓我憶起明代成化年間，曾重修梅關古道的南安知府張弼為解決大余縣挑夫與南雄挑夫之間的長期利益爭端，進行協調，最後達成“中途膊換”協議的故事。

### 4 · 清代南安府大碼頭

大約下午三點，我們到達了連接陸上大庾嶺商路北端的南安大碼頭。下車後，我們首先進入南安府後花園，穿過後花園，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曾經船行船戶云集的大碼頭了。我很奇怪，為什麼碼頭會在府城的後花園裏？經過訪問才明白，原來這裏並非清代的府衙，這個後花園是後人重建於此的。這個大碼頭，有一排約寬二十米的石階，把泊船的碼頭與陸地相接，石階下面就是著名的章江了。由宋至明，不絕于途的官員、生員、商人們就在這裏或者由南至北進入長江流域，或者由北至南跨越大庾嶺進入珠江流域。碼頭邊，我們見到了一塊明清時代的碑刻，應該是一“禁約”，大体上在談禁止船行把持勒索等事。因碑文頗長，加之黃志繁稱其有此碑文，我便未作記錄，但現在並未找到此碑文，深感可惜。

### 5 · 問題與討論

記得我們所讀到的許多資料與著作，都在告訴我們南嶺如何阻隔廣東與內地，從而使廣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因而廣東的文化稱為“嶺南文化”乃至“廣府文化”，廣東的開發較江西更遲等等。當然，這些都不錯，但這次跨越大庾嶺，我們走過的恰好是唐至清聯結廣東與江西乃至全國的最重要的道路，這條道路給我們的感覺卻絕非以前印象中的那樣艱難，現在當作古跡的梅關古道大約一個小時就可步行走完，即便是從南雄出發，翻越大庾嶺，抵達南安大碼頭，也僅需步行一天。更為重要的是，梅關古道的相對高度估計也就在一百米左右。一條寬敞的大道，相對高度一百米，在古代也可算是坦途了。因此，我覺得，廣東開發較遲和廣東的文化自成體系的原因，似乎需要更多的闡釋，並不是簡單的一條山脈，一個地理環璋便可解釋得了的。另外，梅關古道廣東境內與江西境內的道路狀況相差之大，不知是現在的情形，還是古已有之？如果古已有之，那麼這只是一種開山修路時的偶然結果呢？還是另有深意？這些問題我目前都無法弄清楚，只好等待來日了。